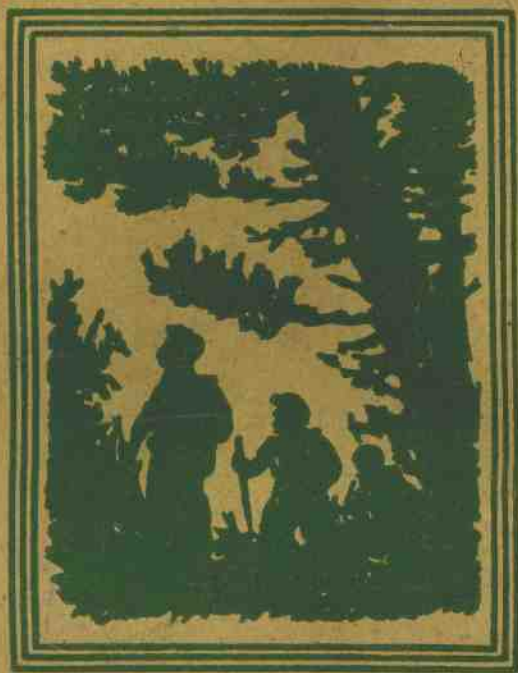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奧·柯里亞柯夫著

勇敢者的道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蘇·柯里亞柯夫

勇敢者的道路

民文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廖尼亞·基金是少先隊的小隊長，他從祖父的書箱中發現一張神秘圖案，以後又從祖父日記中發現關於傑克洞中藏有珍物的片斷記錄。於是他組織並領導小隊隊員赴傑克洞探險。在組織探險及旅行途中，他們屢次接到某一神秘人物暗中塞給他們的威脅性字條，他們懷着驚疑交集的心情，以更加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，突破各種險阻，終於達到了目的地，給祖國找到了有用的礦產。

О. КОРЯКОВ
ТРОПОЙ СМЕЛЫХ

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
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1950

勇敢者的道路

原著者 奧·柯里亞柯夫
翻譯者 倪·耶爾莫洛夫
編譯者 民 文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盤平路 155 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 094 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售

開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2 印張：10 字數：167,000

1959 年 4 月第 1 版

195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：1—10,000 冊

(原文化生活版印 86,000 冊)

統一書號：10078·0709

定 價：(八) 0.80 元

目次

第一部 神秘的圖案

- 一 密碼銅絲電報……………七
- 二 秘密會議……………三
- 三 進攻開始……………三
- 四 在偉大旅行的司令部裏……………四
- 五 隊長成了偵探……………五
- 六 叢樹下的學校……………六
- 七 主要是不灰心……………七

第二部 森林中的小路

- 一 在第一個營火旁……………八
- 二 在古老的山頂上……………八
- 三 戰爭在繼續中……………一〇

第三部 傑克洞的秘密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四 | 夜間的客人..... | 一五 |
| 五 | 火燒的森林..... | 一七 |
| 六 | 一對一..... | 一五 |
| 七 | 只有向前..... | 一四 |
| 八 | 死湖..... | 一七 |
| 一 | 沃瓦改變了職業..... | 一八 |
| 二 | 會見陌生人..... | 二二 |
| 三 | 『勇敢號』的死亡..... | 二三 |
| 四 | 爬洞者..... | 二三 |
| 五 | 交叉的箭的秘密..... | 二三 |
| 六 | 發光的地洞..... | 二四 |
| 七 | 一切在前面..... | 二五 |

第一部

神秘的圖案



一 密碼銅絲電報



「沃夫卡，你到底揩不揩？」

「我也是要揩的……呵，我馬上就揩。」

「你又捉蒼蠅嗎？」

「來啦！我只是要把它關在小盒子裏。」

「你得注意：還該掃掃地。」

「掃地是你的事。媽媽走的時候說：『孩子，你們

洗乾淨碗盞，放到櫥裏去。』後來她又說：『米沙，別

忘記，還得掃掃地。』這就是說應該你掃。」

米沙煩惱地扭轉頭，威嚇地咕囔着道：

「沃夫卡！……」

沃夫卡覺得事情糟了，就趕緊露出順從的神情，拿起揩布，揩乾哥哥洗乾淨的碗盞。

這是個很大的小人，一顆頭生得又圓又大。他很

●沃夫卡和沃瓦都是符拉琪米爾的小稱。——譯者

像他的大哥米沙——一樣是棕黃色頭髮，臉上有雀斑，厚嘴唇，但是身材比米沙矮，也像是比較胖一些。

孩子們半玩笑半認真地叫他「大肚子」。沃瓦對於這個綽號倒不生氣。他是個安靜的孩子，有時候甚至有點兒遲鈍。同時，這個小懶漢也有他特別的機智和倔強脾氣。他使大哥受到不少苦惱。

米沙特別不喜歡沃瓦的地方，是沃瓦十分喜歡青蛙、蟬螂、和一切昆蟲與爬蟲。每一天，米沙都會從自己的木匠工具箱裏，或者鉛筆匣裏，拖出沃瓦塞在那裏的甲蟲、蝴蝶、要不就是青蛙。

沃瓦另外愛好的東西，那就是甜食了。一般說來，他從生下來開始，就是以不太平常的食量著名的。

可是，儘管有着這些缺點，沃瓦依舊是個不壞的同志，米沙的一些朋友雖然有點兒瞧不起他，但是也不厭憎和他交朋友。

「擦得乾一些，」米沙說，接着，他仔細地洗好小水盆裏最後一隻杯子（他做任何事情一般都是很仔細的），就到廚房裏去了。

這時候，窗框子外面響起了清脆的金屬聲。

「銅絲電報，」沃瓦嘆了下來。

米沙趕快把小水盆放在門邊地板上，跑到窗子那裏。

銅絲電報——是用來傳達緊要消息的一種設備的名字，它是十五號房子裏孩子們的新事物之一。它是這樣裝置的。一根細銅絲穿過幾個滑輪，從摩尼亞·基金住着的一樓二號房間，拖到米沙

杜鮑夫和沃瓦·杜鮑夫住的三樓四號房間。銅絲上掛着一隻小雪花膏盒子。如果廖尼亞要把字條給米沙，他就把它放進小盒子，拖動穿過滑輪的銅絲。鐵盒子很快地往上昇，直到四號房間的通風窗口，它碰到了專掛在那裏的一塊鐵片，就發出聲音，通知收信人有銅絲電報到了。從米沙的通風窗口有一根銅絲通到吉瑪·維斯魯興的窗口。從那裏又有一條銅絲通到廖尼亞那裏。

米沙爬到窗檯上，伸手到通風窗口裏掏出一張字條。他下來走到地板上的時候，沃瓦已經站在旁邊，用棕黃色火星似的亮晶晶眼睛斜看着紙條。

『你要看嗎？』米沙客氣地問道。

『真的嗎！很想看！』沃瓦沉着地答道，同時假裝出在看白雲。

米沙打開字條。沃瓦抵起足尖，細看着那張紙，疑惑地皺皺眉頭，瞧不起人地哼了一聲，就走到一旁去了。

銅絲電報裏是這樣的：

Б.М.В.А.В.Н.Е.Р.А.М.И.Т.С.А.Н.И.Н.О.У.Т.А.И.Ч.А.О.В.С.Е.Г.А.Е.В.Х.Н.А.І.
А.С.Е.Н.Т.Е.У.Р. - О.Т.І.Ж.А.О.Т.В.Р.У.П.Р.Е.О.У.И.С.Х.О.В.І.В.А.Г.И.І.О.Б.
Н.В.Р.У.А.Н.И.И.Г.И.Е.И.С.Е.А.Т.К.Р.У.О.А.В.О.О.З.О.С.Р.Ы.А.Н.Д.И.Е.Т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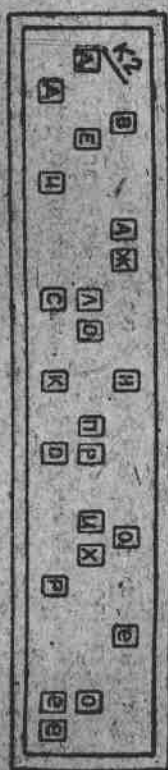
米沙把字條塞在袋裏，

拿起小水盆，走進廚房。在那裏只有一個人的時候，他從口袋裏拿出字條，又從另

一隻袋裏拉出一張結實的厚紙，這張紙上面有一些正方形的窟窿，還有『式2』的記號。記號的意思是：『第二種方式』。廖尼亞的密碼是用第二個字母『Б』開頭的。這就是說，要讀它，就需要

用第二種方式。

米沙把有窟窿的那張紙覆在字條上，窟窿裏就出現了一些字母：



● 米沙撕破密電碼，把它拋在垃圾箱裏。他對小弟說：

『我要跟廖尼亞商量商

量。你把碗盞放到櫃裏去，再把地板掃乾淨。』

沃瓦瞧瞧碗盞、地板，又向哥哥看了一眼，問道：

『你的那隻舊鉛筆盒給不給？關甲蟲的……或者是關蟲子吧？怎麼說法對？』

『好吧，我給你。只是要掃得乾淨。』

『啊，那麼我還要用濕布揩！櫃裏的灰也要揩乾淨。這些椅子都……』

米沙沒聽見他的話——他已經在樓梯的平台上了。兩層是四段梯子，四十級階步，要跳十四

下。

基金一家人住的房間的門開着。米沙走進一間不大的明亮房間。這裏有一口書櫃、一張寫字檯、一隻書架子、一株無花果樹，還有一隻又闊又長的臥榻，廖尼亞通常是睡在這上面的。在這隻臥榻上面打滾很方便。書架子旁邊的牆壁上，掛着一幅大地圖。

● 『要緊的事情，趕快來。』——譯者

廖尼亞坐在寫字檯旁邊，提起左腿，把膝踝直支在下巴底下，他在出神地用領帶繞在手指上。他的兩條有點兒發白的濃眉毛皺了起來，淡灰色的眼睛呆看着地板上的某一個地方。他沒有像平常一樣，只是向米沙那邊慢慢地扭轉頭，並沒站起來。他的眼神顯得是迷惘的，好像廖尼亞並不明白他的朋友為什麼到這裏，而且是怎麼來的。廖尼亞頭上的淡黃色頭髮是這樣蓬鬆，像是他特為披散開來把它弄亂似的。

『又想出什麼花樣來了？』米沙問。

『一點都不懂！我想啊想，什麼都混亂啦……』

『你說得明白些。你為什麼送字條來？』米沙的話說得又慢又莊重。

瘦削、沉着、靈活的廖尼亞忽然微笑了一下，跳起身，揮手拍了一下米沙的肩膀。他的手臂是細細的，但是很結實，手上滿是肌肉，連米沙這個大腦袋的壯實孩子，都因為突然的一擊而搖擺了。

『這將是冒險呢！真正的冒險！要不我就不叫廖尼亞啦。只要動手幹就是。』

『幹什麼呢？』

『我不明白的就是這個，還沒想出來。』

平常是鎮靜的米沙，開始生氣地說：

『你搞什麼呀？在說胡話啦！』

『等一等，杜鮑，別生氣，』廖尼亞趕緊說道。『我立刻就解說明白。你聽……不，等一會』

兒。坐吧。坐吧。從頭聽起。」

廖尼亞把一本書拿在手裏，在椅子上坐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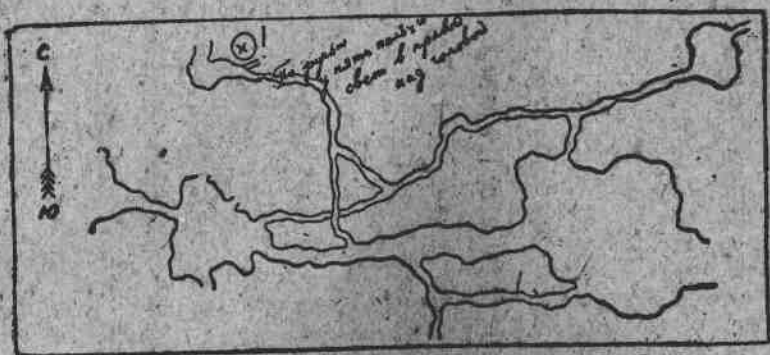
『我要順序說下來。怎麼說起呢？……總之，我的爺爺……你認識他的，在那個房間裏的像片上看見過。他是教師，很歡喜我們的邊區烏拉爾。他看過很多書，常常旅行……』

米沙耐心地聽着，雖然不明白這和廖尼亞的爺爺有什麼相干。

『昨天晚上，我在爸爸的書櫃裏翻尋，』廖尼亞說下去道。『自從一九四四年爸爸在前綫陣亡以後，書櫃裏的東西我一點也沒有拿過。這樣有三年多了。現在媽媽允許我翻了。我找尋一些有趣的讀物。我看見架子上別的書後面，有一本滿是灰塵的大書。我想它大概是有趣的。我拉出來一看：「烏拉爾科協札記」。你總記得，伊格那特·謝苗諾維奇上課的時候說過——這是指烏拉爾業餘自然科學家協會。我一點點翻過去，突然掉下了一片小紙。這樣小。可是這上面……你瞧吧。』廖尼亞把已開始發黃的一小張薄紙遞給米沙。這上面畫着看不懂的圖案——畫的不知是迷宮，還是別的什麼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米沙問道。

『我也是這樣想。』這是什麼？』我看看書裏的標題：「傑克洞，附圖。」我看看圖——是從小紙上摘下來。我開始看書了。等會兒你也看一遍。很有趣。裏面這樣寫，普加喬夫的時候，有某一個傑克的隊伍躲在洞裏。所以它叫傑克洞。但是我感到興趣的不是這個，主要是小紙上題的詞。你注意到沒有？』



米沙向紙片看了一眼，注意到有幾行字，它們是誰用細細的筆尖匆忙地寫在圖上的。他唸道：『沿小溪，五指邊，光在右面，頭頂上，』旁邊劃着兩條綫，還有一個圓圈圍住的小十字。

『儘是些胡說八道的話。你猜到這是什麼意思嗎？』米沙問。

『等一等，你到底是不歡喜匆匆忙忙的。我這樣那樣的捲着這張紙。後來又看了一遍關於洞的文章。很明白的，這跟它有關係。』

但是我在文章裏沒找到小溪，也沒找到手指和頭。我原可以把圖給媽媽看，再問她這是誰的筆蹟，但是我沒問。』

『對，』米沙點一點頭說：『應該守秘密。』

『是的。但是我問媽媽：「這本書——『烏拉爾科協杜記』是誰的？」她說是爺爺的。我知道爺爺有日記簿，他記日記。我忽然想到，日記簿有什麼東西和它有關係！我找到了爺爺的練習簿。比比筆蹟倒很像。在練習簿裏找了好久。媽媽已經在罵了。她說：「你為什麼不睡？」關於圖案的事我一點沒告訴她過。好罷，我一直翻到一千九百二十一年。爺爺是一九二二年死的。我已經認為在這些記錄裏面是找不到什麼的了，可是你瞧哪，我找到了什麼啦！』

廖尼亞把一本破爛的布面練習簿交給米沙，然後指着殘缺不全

的一頁。

『另一半在哪裏呢？』

『一切問題就在這裏。要是找到就好了！……爲了它我什麼都願意犧牲。到底一下子都可以揭曉了。可是這樣是很難了解的。』

殘缺的紙張上可以看得出來：（圖在一五面）

米沙把那一頁看了好久，他皺起眉頭，揮手阻住廖尼亞，而廖尼亞却正不耐煩地要繼續讀下去。

『這裏有一些話可以懂的。』米沙終於說道。

『正是這句話！』廖尼亞附和道。『瞧，第二行開始是：「克洞」。很明白的，這是說傑克洞。下面又是「往下走」。那就是說應該走到下面去。』

『每一個洞都是往下走進去的。』

『完全不一定……再下面是「手指」。圖案上也題着什麼手指。就是這個太不明白……』

『瞧，』米沙打斷他的話道：「寶藏」。也許還是這個……傑克埋藏的。怎麼樣，廖尼卡？」
往下是「給我們的科學家和人民」。給科學家和人民！懂不懂？要知道這裏埋藏的，是什麼很重要的東西。不是普通寶藏。』

『可不是！我難道會白白的叫你來？』

米沙粗心地揩揩那棕黃色頭髮已經剃去了的頭，然後咬咬嘴唇。紅暈漫遍了他的雀斑臉。

17. август

В начале месяца удивил нас с одним из учеников и партией пещеры. Пол с протекательным по нему ручьям извешивали мрачные коридоры, гребни надгробия. И раньше доводило до меня слухи, но лишь теперь ползком, а где в полный рост, по узким и темным закоулкам, необычайно крутой и гладкой, спустились мы и увидели сам.

Пусть еще трудное сейчас, темное время, оди-
успехи и парад, кий-сиз! Молодые наши ко-
клад.

Дожили, если, найти то место, которое
главное — добравшись до той самой
пещеры. А вот уже путь в тот с-
той.

Никак наша в этом удивном то-
е развитии ее отныне — так и

八月十七日

月初我得以和一個學生.....
克洞。峽谷之中流着一條小溪.....
從未經歷過的黑暗走廊，在地.....
從前我曾聽到傳說，但只有現在.....
爬行，有些地方立直全身，沿着大廳.....
子，特別險峻光滑，我們往下走.....
親眼看見的。

縱使現在還是艱難困苦的時候，可是.....
給我們的科學家和人民！我們年輕的國.....
寶藏。

要是我活下去，我要找到這個地方，.....
主要是直達這個.....
手指。那裏有路通這個發.....

我們學校在這一學年裏.....
可是它的擴充依舊是.....

『這要是我們……這件事怎樣去查明呢？』

『米沙……』摩尼亞黝黑的瘦臉變得很嚴肅、很莊重了。『米沙，你知道我想出了什麼主意？我們到那裏去！到這個洞裏去。』

『我們嗎？到那裏去嗎？……可是洞在哪裏呢？』

『它到底是不太遠的。你瞧。』他把朋友拉到地圖邊。『看見沒有？這是我們住着的城市。這就是沙爾泰河流……』

地圖的東面邊有一條淡藍的細細河流。地圖上有一些很小的點子，摩尼亞用鉛筆尖指着其中一點，說道：

『這是斯洛明諾村。八十公里。洞就在它的旁邊。』

『這樣連走去都是可以的！你以為怎麼樣？我們不是能夠嗎？』

『可不是！很明白的，我能夠走去。回來乘火車。只不過會不會放我們去呢？要是有了巴維爾……』

『會放我們去的！我們到底不小啦——十三歲。』米沙皺起南眉，皺起了他的肥嘴唇。『我們唸到七年級了。應該放我們去。巴維爾會來幫忙的！』

『這可好呢！我們也叫吉莫斯和沃夫卡一起去。對不對？』

『當然。可是維佳呢？』

這時候，摩尼亞的臉變成這種樣子，彷彿他剛吃了一把山楂果似的。